

有关QE（量化宽松政策）未来的种种猜测引发的市场动荡已经让脆弱的世界经济举步维艰，新兴经济体在热钱的大举进退之间穷于应付。19日至20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成为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协调货币政策的时机，但能解决问题吗？

G20能让各国货币政策“齐步走”吗？

本报记者 杨子岩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18日在国会就货币政策作证时说，美联储资产购买计划的执行时间表将取决于经济和金融形势，因而并非预先设定。这段并不清晰的货币政策正是G20财长和央行行长集中讨论的问题。

伯南克效应

伯南克的话指挥着热钱流动的方向，这就是美联储主席这一职位的分量。

在5月份的讲话中，伯南克给出了非常清晰的退出QE条件、时间表和路径。整个华尔街和国际各大市场的表现超出了普遍预期：美股收盘大跌，大宗商品价格回调，黄金跌至1200美元附近。

随后，伯南克又花了近六周的时间向动荡的市场不断重申一个立场：逐渐缩减美联储购买资产规模与收紧货币政策不是一回事。

在7月17、18日的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伯南克又把原本清晰的QE退出计划变得模棱两可。如果经济情况好于预期，通胀水平朝2%的目标靠拢，就决定削减购债规模，反之则有可能照旧。

但市场并不只有美国一个。在美股大跌的同时，亚太及其他国家的股市很多未能幸免。在得知消息的同期，菲律宾股市暴跌3.1%，新加坡和韩国指数分别大跌近2%，印尼雅加达指数下跌2.8%……

在此之前，美联储可能逐步退出QE的消息令大量资金从新兴经济体流出，部分国家货币严重贬值。

据日本媒体报道，包括印尼、印度、巴西与俄罗斯在内的12大新兴经济体遭受重创，在6月底时外汇存底总额仅剩约2.97万亿美元，较4月底减少2.2%，创下2011年底欧债危机重创国际金融市场以来最大双月跌幅。

美联储的老把戏

有媒体已经用“伯南克做庄金融市场”做标题表达



不满。这多少流露了“国际散户”面对“主力”的一种无奈之感。

有业内人士分析，近期的金价下跌、市场动荡很可能是华尔街与美联储联手操控。

据美国7月5日公布的数据，6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了19.5万个，优于预期的16.1万个，也优于5月增加的17.5万个。再加上之前的修正数据，二季度非农就业岗位增加数量均接近20万人。同时，近期消费者信心指

数、工业产出、PMI及房地产数据均取得不同程度的上涨，暗示美国经济复苏的确定性增加。

这让美联储缩减购债规模已成确定之势。市场对此早已有所消化。利空影响不大。

那只有一种观点可以解释：美国借做空市场来维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众所周知，全世界绝大多数资产掌握在全球各大央行手中，而黄金购买也创新的纪录。如果黄金牛市继续存在，美元信用丧失，不可避免地会痛失国际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

华尔街与美联储打压金价，在退出言论上含糊其辞，目的就是引发震荡，使黄金承压、美元走强，使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循环链条得以延续。

一种新的秩序

外界预计，G20会议会讨论热钱撤出新兴经济体的问题，会呼吁美国在制定QE退出计划时多考虑其对国际汇市的影响。

韩国财长警告说，如果美国退出QE处理不当，将可能使新兴经济体受到重创，进而缩减从美国的进口，最终美国的经济复苏也会受到影响。

但制定国内政策时，美国似乎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像当初祭出量化宽松政策时一样。

有专家分析，美元不受约束的扩张和信用的不确定性，会危及全球贸易的稳定性，影响全球劳动分工和经济增长。

因此，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已经成为一种必要。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供需不平衡，缺乏系统性调整，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存在缺失，缺乏功能完善的一体化监管体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放大了金融动荡的系统性风险。

据外媒报道，新兴经济体还准备联手应对强势美元，共同讨论如何限制美元上涨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但是能达成何种合作阵线还不得而知。

伊斯坦布尔斋月“庙会”

7月18日，斋月期间，伊斯坦布尔举办土耳其特色商品集市，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

左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旁的广场上，市民在一家糕点摊位前观看。

下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旁的广场上，一家土耳其传统皮影戏商品摊位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

新华社记者 卢哲摄



乘「胶囊」游地球 只需六小时

荷瀚心

十六世纪，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及其伙伴足足花了3年时间才完成环球旅行。如今，任何一名普通旅客只需用上3天时间，便能在飞机上饱览全球美景。

然而，这还不是最快的。据媒体报道，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名为“ET3”的公司正在研发一款“胶囊高铁”，如果成功投入使用，旅客将在6小时之内实现环球旅行的梦想。

这款高铁形似胶囊，每个“胶囊”将被放置在特制的真空管道中，以每小时6500公里速度，像炮弹一样被发射至目的地。

不仅速度惊人，该“胶囊高铁”的车票价格也十分“诱人”。

从纽约到旧金山，乘飞机花费约500美元。如果乘坐“胶囊高铁”，两地间的旅行费用将降低至100美元。

无独有偶，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期日本科学家也正在研发一款新型高速列车。

这款列车以“会飞”、高速为卖点，为了辅助其飞行功能，设计者还独具匠心地为列车安装上了双翼及螺旋桨，其列车外形酷似《星球大战》中天行者驾驶的“陆上飞行器”。

相较于磁悬浮列车，这款“陆上飞行器”能将前者需要克服的风阻力转换为动力，因而能耗更低、速度更快。

但是与ET3公司设计的“胶囊高铁”相比，它又存在一些劣势——因为是在露天轨道上悬空飞行，所以“陆上飞行器”会出现与飞机类似的飞行稳定性问题。而ET3公司的“胶囊高铁”由于是在真空管道中运营，因而能实现“无空气、无摩擦”的理想运输。

为了让旅客享受到超高速的环球旅行，英国铁路局还曾打算研制以核能作为驱动的“飞碟列车”。据英国《卫报》报道，这款神奇的“飞碟列车”甚至还能搭载乘客进入外太空。

虽然这个构想令人心驰神往，但是专家普遍认为该设计原理并不成熟，即使列车被制造出来，使用核能装置进行驱动的危险性也是不可估量的。

人类对于速度的追求从未停止，如何制造出更快捷、更安全、更节能的交通工具，已成为无数设计师孜孜以求的目标。虽然目前几款“开创历史”的列车尚是设计图纸上的模型，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幻电影中“瞬间移动”的场景或许将在未来成为现实。



“胶囊高铁”概念图

来源：襄阳晚报

从日本参议院选举看——

日本左翼声音为何越来越弱？

郑兴 曹德超

7月21日，日本参议院选举将正式进行投票。日本《朝日新闻》民调显示，希望自民党、公明党获参院过半议席的占50%，支持民主党的仅有7%。有分析担忧，这会进一步助长日本右翼的气焰。与此相伴的，则是左翼声音的退潮。

现实：左翼已失声

“左翼和右翼在日本战后政治中是一直存在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介绍说。他同时指出，左翼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一种现实力量已退潮。

在目前的日本众议院，社民党仅有2席，日本共产党只有8席，左翼力量十分微弱。要知道，社民党的前身社会党曾与自民党长期相抗衡。相反地，右翼大行其道，极右势力的代表日本维新会甚至以54席成为第三大党。

日本左翼在国会中遭冷落，其社会影响力也“与时俱进”。上世纪90年代，日本共产党曾拥有50万党员，而现在只有31万。

今年5月，由社民党党首和日共委员长参加的反对修宪的游行，仅有3500位民众聚集。此前，有日本媒体调查，认为应修宪的高达56%，而选择维持现状的只有28%。可以想见，左翼在舆论界的一呼百应已风光不再。

外界听得见石原的钓鱼岛谬论、桥下彻的“慰安妇”厥词，看得见安倍戴头盔穿军装登坦克、高举双臂呼万岁等等政治秀，而社民党、未来党等议员的反对声却不见回响。

左翼失声，政治右倾，这就是日本当前的图景。很多人对此深感忧虑，日本《朝日新闻》10日发表题为《放狠话解决不了问题》的社论，连日本媒体都懂得日本需要理性的声音。

反思：自身有不足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为英国《金融时报》撰

文称，日本右转是虚弱之象。左翼的失声也可以说是日本“虚弱”的表征。有分析认为，日本政治中左翼势力已经消失。这未免极端，却恰恰能引起反思：日本左翼为何掩不住右翼声音的甚嚣尘上？

杨伯江指出，日本左翼的退潮，有着广泛的国际背景。“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共运陷入低潮，日本国内也发生变化，还没有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框架构想。”在这样的日本，需要一个巴掌拍不响，除却大环境的不利，恐怕更应该反省的正是左翼自身。

“日本左翼在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以及符合日本国情的政策。”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一语道破日本左翼的缺陷所在。

日本右翼人气“爆棚”，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大打领土牌。在刘江永看来，右翼势力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择手段地挑战中国，而左翼势力只是说可以搁置、讨论，他们之间只是方法上的不同。左翼势力的暧昧显然既博不了眼球，也赢不得正义力量的声援。

此外，如今的日本很迷失。杨伯江在描述日本现状时表示：“日本经济社会处在结构调整转型的历史时期，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框架构想。”在这样的日本，需要的是更广阔的视野和胸怀，谁能给日本指明方向，谁的声音就会被倾听。

最新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对景气和就业、社会保障以及消费税的关注度达68%。显然，经济民生才是日本最核心的话题。在这方面，左翼政党表现如何呢？看看去年众议院选举时日本共产党“有提案，有行动”的宣传口号就可窥一斑了。

正如刘江永所言：“当前日本经济下滑，处于比较动荡时期，民众对左翼能不能承担起执政的责任，是很怀疑的。”拿不出符合民众期待的政纲，是左翼力量挥不

种族问题其实一直都是美国社会一极为敏感的神经。

为了避免触碰这根神经，为了避免引发社会矛盾，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心照不宣地选择了各种“政治正确”的说法。最明显的莫过于用“非裔美国人”替代种族色彩浓烈的“黑人”。

经过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后，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的确不多见了。随着一批批非裔政客、律师、医生、教授等的出现，非裔美国人有了自己的骄傲。而首位非裔总统奥巴马的“横空出世”更是让有些人感叹，美国已经进入“色盲”时代。

然而，枪杀17岁非裔少年马丁的社区协警乔治·齐默尔曼被判无罪案犹如当头棒喝，让所有那些以为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已然在美利坚土地上实现的人们瞬间清醒了过来：原来，在无数的“政治正确”的背后，依然是一个不容错过的“黑与白”的世界。

更糟糕的是，无论是案发后



还是判决后，奥巴马显而易见地避开种族话题让人们失望之情更甚。毕竟，作为非裔美国人的骄傲，奥巴马第一次当选之时赢得了绝大多数非裔美国选民的支持。

奥巴马或许真的有自己的难处。毕竟，竞选连任之时，因为出生地问题，奥巴马饱受质疑。而且，当年一句“愚蠢”也曾让奥巴马在哈佛非裔教授盖茨“误读门”事件中陷入被动。

或许正是为了“避嫌”，奥巴马虽然顶着“首位非裔总统”的光环，却小心翼翼地与非裔群体拉开了距离。或许正是为了“避嫌”，奥巴马在判决后的表态中呼吁大家“冷静”，只谈枪支管控，不谈种族问题。

悲哀的是，不谈并不意味着种族问题不存在。

《华盛顿邮报》网站专栏作家理查德·科恩指出，齐默尔曼对马丁进行的“种族形象定型”并非全无理由，毕竟年轻黑人的犯罪比例很高。他举例说明，在纽约城，黑人占全城人口的1/4，但是枪杀案的嫌犯中却有高达78%的黑人。在科恩看来，齐默尔曼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他是个种族主义者，只是说明他很清楚这样的事实。

然而，这种貌似客观的观点正是问题所在。科恩抛开教育背景、家庭背景、工作背景等各种因素不谈，只聚焦在肤色的本身就让人不安地感受到了“种族形象定型”的危险。而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就能明白，科恩的观点绝不限于他一个人。

齐默尔曼案事件引发了美国多个城市的游行，种族问题的阴影笼罩在美国上空。奥巴马会怎么做？

有人说，种族问题现实存在着，一味地回避谈论该问题绝非解决之道。奥巴马，以非裔总统的身份，代表全美国民众的利益，或许正是谈论该问题的最佳人选。

当然，也有可能，奥巴马认为种族问题不是靠谈就能解决的，他或许会选择把问题留给时间来解决。

再过几周，就是马丁·路德·金1963年在华盛顿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50周年的日子。不管是否承认，这个声音如今依旧在美利坚的上空激荡着。

去的硬伤。

未来：难以制衡右翼

如果将日本政治比作一架天平，那么左翼和右翼就分别是两端的砝码，保持着天平自身的平衡。然而，现在情况已然发生了改变。

左翼的声音小了，右翼的调门自然就高了，日本这台天平很难再保持平衡。

据日媒报道，安倍日前不仅明确表达了修宪扩军的意思，而且登上距离钓鱼岛最近的石垣岛，以彰显对外的强硬。如果安倍在参院选举中获胜，他就更将“春风得意马蹄疾”了。

对于这种前景，刘江永认为：“日本左翼不会完全消失，但也不会对右翼势力构成有力的制约。”不过他同时指出，这一切都要看安倍以什么样的态势获胜。

左翼制衡作用的削弱确实值得警惕。此前韩国《朝鲜日报》援引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报告称，安倍等政客的右倾化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构成重大障碍。

正如杨伯江所指出的：“左翼退潮意味着反面势力的壮大，意味着日本政党政坛的右倾化在不断向前发展，这对日本的对外政策，包括安全政策，对东亚地区的整个的安全环境都会起到一个负面作用。”



17日上午，安倍访问石垣岛，乘坐石垣号进行视察。 贾文婷摄（人民网）